

文物大阅台

国宝神韵

精美奇绝

文本刊特约撰稿 凌妃 图/高文杰

省博藏品越王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延不绝，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

海南省博物馆存放着三件珍宝，分别是“越王元北古”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唐三彩马及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为提升海南文化底蕴，进一步丰富馆内藏品种类，2008年10月28日在国家文物局及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这三件珍贵文物顺利入藏海南省博物馆，并且由博物馆永久性代藏。

在海南省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这三件国宝重器颇为引人注目。



省博藏品唐三彩马

震古烁今越王剑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工艺非常发达。尤其是王者用剑，每把都是青铜兵器中的佳作。

海南省博物馆所藏的这把越王剑，作为王剑中难得的复合剑，就是其镇馆之宝。这把越王剑名为“越王元北古”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通长为65.2厘米，格宽5厘米，剑体散发着冷光，双刃呈弧形，刃口锋利，刃的一侧微残。圆茎上有两道平行箍，上面装饰有错金纹饰。剑格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错金虫篆铭文。

越王元北古剑又称“不寿”剑、“盲姑”剑，此剑为越王不寿所使用的佩剑，距今已有240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寿为勾践之孙，(鼠十石)与之子，州句之父，于公元前458年至前449年在位期间，越国并没有像勾践时代那样富于侵略，而是在列国默默无闻。越王不寿剑的问世，证明了《史记》记载以及《竹书纪年》说法的正确可信。

青铜剑在战场上不仅是用于厮杀的武器，更是王公贵族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说文》载：“古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在这个时期，人们通过佩剑来表明等级身份，所佩戴的剑通过剑本身的铸造艺术和造型艺术等方面来体现佩戴者爵位的高低。士阶层的人，所佩剑长短质量不同，称之为上制、中制、下制，一般士兵所佩戴的剑，在制作完成后，只需剑刃锋利、实用即可。但贵族所

佩戴的剑，为了与身份地位相称，对剑的表面进行精细装饰处理显得尤为重要。而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剑，使用了在当时并不多见的青铜复合技术铸造，这便说明了只有身份和地位很高的人才能佩戴。

中国早期的青铜剑，剑身一般比较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剑身逐渐变长，长度一般都在40至50厘米以上。当时吴越两国的铸剑技术十分精湛，两国都盛产高品质的铜、锡矿石，是铸剑的原材料。吴越之剑的锋利，先秦文献就有详细的描述。《战国策·赵策三》马服君赵奢对田单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吴越之剑不仅可以斩断牛马之躯，而且可以斩断青铜质地的盘匜。目前，国内收藏的越王元北古剑十分稀少，“元北古”剑存世量只有三柄，除了海南省博物馆，一柄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另一柄藏于安徽安庆市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的越王元北古剑无论是品相、长度，还是气势上均属上乘。剑身保存比较完整，错金色彩鲜艳，是王剑中少有的一把复合剑。复合剑则是用剑脊与剑刃不同配比的青铜合金二次铸造剑身的青铜剑，因此得名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体现当时高超的铸剑工艺。《吴越春秋》载相剑名家薛烛之语说：“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湘。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色，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吴越的铸剑工艺名闻天下，代表东周时期的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

栩栩如生三彩马

唐三彩马是唐代雕塑艺术品中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是唐代良驹在神韵和形态上最直观的呈现，这个时期的马圆润饱满、气质优雅，不像汉马那般气势雄大，魏晋南北朝时的俊秀清瘦。

唐三彩马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雕塑和釉色两个方面。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马俑高73.1厘米，长91.3厘米。通体施棕釉，呈自然毛釉斑点，应为马中极品，是当时进贡朝廷的西域贡马。头小、颈长、体格健美、膘肥体壮，圆浑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此马昂首直立，双目炯炯，造型精美简

洁，栩栩如生，细部处理一丝不苟，前额的鬃毛被修剪成刘海式，脖子上的马鬃则被修剪成三垛形，鬃毛整齐而不乱，凸显其皇家马的风范，三垛形的马鬃造型在国内目前出土的唐三彩马中当属罕见。马俑完美的造型，棕、白釉反差，沿袭秦汉以来我国彩塑的写实艺术手法，形神俱佳，显示了唐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张力。

马在唐朝之所以受到重视，与李唐王朝本身游牧民族血统有关，唐王朝靠战争得天下，而战争往往靠骑兵获胜。对于王室来说马又是一种王权身份的象征。唐王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大丈夫三大乐事之一，为了追念与他同生共死的战马，李世民让唐代名家阎立本画出昭陵六骏样本，命工匠雕刻成石质浮雕，永远陪伴其左右。《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唐代由于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生产劳动、沙场征战、宫廷礼仪及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无论是民间私人养马，或是国家监牧养马，人们对马都十分喜爱，呈现出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唐代马牧业的发展达到顶峰。另一方面，由于唐王朝国事强盛，中外文化交往频繁，西域进贡和贩卖的良种马不断增加，唐朝马的品种得到了很大的改良。唐三彩马不仅是唐王朝经济文化繁荣的表征，更是朝气蓬勃时代精神的体现。

巧夺天工凤首壶

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创烧于宋代景德镇，通高40厘米，足径约10厘米，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青中泛白，白中透青，看起来很像青白玉。花口凤首壶口盛开四瓣花图案，象征凤冠，颈部被装饰成凤首形状，凤首是大啄、大眼，后部一束长羽上飘呈钩状，平衡了凤头的坐标，恰似凤凰的羽毛。在颈部的下部和腹部，分别装饰了几道凸弦纹和凹形纹。

凤首壶的凤首造型是受到唐代流入中国的波斯金银器造型影响演变而来。西汉时期，汉武帝开辟了沟通亚洲与欧洲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古代的亚欧商人带来了西域的香料、毛呢，同时中国盛产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等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换回了大量的珍宝及艺术品。宋朝时期，丝绸之路由于受到战争影响而被阻断封闭，强大的外力因素促使宋朝不得不将国际贸易主通道转移至海上。从此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繁荣兴旺起来。这条海上交通大动脉有东海起航和南海起航，分别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和朝鲜半岛、日

本等地区。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之上，扼守中国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就成为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和中转站。大量的商船陆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海南岛躲避风浪，纷至沓来的客商，推动了海南岛经济的发展。东西方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宋代的制瓷业受到西方的影响，一些中国的能工巧匠积极吸收了新鲜的异域艺术风格，并在材质和造型上进行了发展创新，从而出现了带有西式风格的瓷器珍品，这件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凤首壶便是景德镇的工匠从波斯商人带来的金银器中获得灵感而烧制出来的。

宋代凤首壶有别于北齐时期的凤首壶，宋代凤首壶更加注重艺术性，这件凤首壶丰肩圆腹，在颈下部及腹部装饰有弦纹，可以看出宋代制瓷工匠将文人雅士崇尚的淡雅清幽审美风尚融入到器形的设计中，显得器物更加含蓄而典雅。而在凤首壶的装饰部分突出了凤凰的眼部和嘴部。壶口则用四瓣花装饰，这些表现手法在波斯金银器中较为常见。这件凤首壶体现出了中国宋代工匠高超的瓷器烧造水平，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省博收藏的这三件国宝重器，以其迷人的风姿，昭示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绚丽而灿烂的篇章，让人们睹其璀璨芳容，揣摩其尊贵丰富的内涵。



省博藏品凤首壶